



# 一统楼打油诗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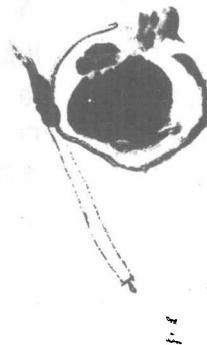
何满子著



弄墨丛书  
丛书主编 周翼南

# 一统楼打油诗钞

何满子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统楼打油诗钞/何满子著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4  
ISBN 7-5394-1088-4  
(弄墨丛书)

I. —…  
II. 何…  
III. 讽刺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5015号

**弄墨丛书 · 一统楼打油诗钞** ⑥何满子著

**出版发行：**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武昌黄鹂路75号

**电    话：**(027)86787105

**邮政编码：**430077

**h t t p:** //www.hbapress.com.cn

**E-mail:** hbapress@public.wh.hb.cn

**印    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3.125印张

**印    数：**3000册

**版    次：**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7-5394-1088-4/I · 48

**定    价：**10.00元



从  
书  
主  
编

周  
翼  
南

策 划：贺飞白  
责任编辑：柳 征  
刘 明  
审 读：周 泉  
封面设计：朱小乔  
版式设计：王 乔  
督 印：李国新

# 《弄墨丛书》序

——《弄墨丛书》序

编一套丛书，不甚难。难的是给丛书取名。我和编书的同仁思之再三，用了“弄墨”这个名儿。

“弄墨”二字，取之成语“舞文弄墨”。这个成语似无褒意，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过。他过江联吴抗曹舌战群儒时，曾训斥一位问他“治何经典”的严姓儒生，先摆出伊尹、子牙、张良等匡扶宇宙之才，然后言道：“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在孔明看来，“舞文弄墨”与“寻章摘句”并立，乃腐儒之为，是不能兴邦立事的。

过去“舞文弄墨”仅被扣上“腐儒”的帽子，后来就有所发展了。特别是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舞文弄墨”便成为灾难的同义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舞文弄墨”者大多没有好下场；少数人例



外，但最终也可说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至少，舞弄了一辈子，最后均成泡沫，连自己也不愿想曾留下什么“文”、什么“墨”了。

这话题可以写许多文章，不多说。我也并非想给“舞文弄墨”正名，只想说“舞文弄墨”是件好事，不是坏事，是值得提倡的。因为“文”和“墨”与文化有关联，尤其是“墨”，属“文房四宝”之一，可以说没有黑亮的墨，就没有中国文化。据考古专家曰：中国人对墨的使用，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了，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众多陶器彩绘中，对墨已经有所使用。

因此，我们编了这套《弄墨丛书》。

若干年后，人们怎样来看待我们这批“弄墨”者呢？很难想象的。因为现在便有人弃笔墨而使用电脑了。然而，用中国笔墨留下的书法和绘画今天依然存在，并润泽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编辑这套丛书，并无“匡扶宇宙”的宏愿，只是留下一批“弄墨”者的思想和劳作痕迹，如此而已。

希望读者从眼底的诗文书画中能嗅到中国独有的墨香，并企盼这股墨香能飘延到未来的世纪。

编者  
于庚辰早春二月

## 小 引

生无雅骨，年青时却一时胡涂，想当诗人，经一位权威诗论家点破，说写出来的都是分行的日常散文。白费了两三年劲，终于罢手。生平交游中诗人不少，多数还是成就不凡的高手，也没有能染点诗气。哲人说，一切决定于内因，只能怪自己不是那块料。

—— 小 引 ——

记得金圣叹说过：“诗者，人人心头之一声也。”人有时总不免有点诗那样的东西在胸中蠕动，想打呃似地打出来。童年时塾师教过我一些一东二冬，平平仄仄；少年时也胡诌乱凑过不少五言七言。因此，每逢有打呃那样的冲动时，就做做打油诗。作罢辄弃，历时便忘，因为本来也只是徒具格律的五字七字日常散文，没有保存乃至留在记忆里的价值，顶多只能录示近边的朋友一笑。

七

80年代起，报刊上常登旧体诗，有时编辑朋友来索稿，我也偶尔效颦弄首把旧诗去凑趣，有些有嗜痂癖的熟人向我作击节欣赏状，多数当然是公关式的礼貌性捧场，不好作数。又不知何时

起，我赢得了一个“书法家”兼差，常有人，先是熟人，以后是辗转委托我写点条幅之类的“墨宝”，于是便从记忆里搜索出往年写的旧体诗来应命。如此七凑八凑，积下来的也颇为可观，好事之徒曾多次怂恿我结集。呜呼！我这样打呃式的打油诗，委婉蕴藉，非我所知；大抵青筋暴露，真会做诗的人是要失笑的，怎么能去灾梨祸枣呢？这是我心里明白的。这回，周翼南兄来访，也提起出旧体诗集的事。倘我辞谢吧，他必说我假谦虚，于是就来难一难他。

常言道“诗情画意”，诗画是相通的。倘我的这些诗像诗，必能用画来传达那点情意，于是我就抄出了一卷，请他作画。他倘真能从这些诗中觅出点画意，将那点打呃打出来的东西诉之于视觉，这就算他的本事。能画出多少来，我的诗就赔上。画不出的，就表明那些诗缺乏诗情，当然就激不出画来，那就可以休矣了。

不知我出的这道难题是否能把他难倒。看来这道题是块免战牌。我希望能难倒他，又希望难不倒他。难倒了他，是我的诗不行；难不倒他，是他的本事大。这逻辑也和古调笑语“汉骑驴则胡步行，胡步行则汉骑驴”同科。反正是我不行他行，但这回不是公关语言。



何满子

1998年11月

上海一统楼

# 目 录

《弄墨丛书》序 .....	1
小引 何满子 .....	3
西湖杂咏 .....	
1941 年与芦甸在杜甫草堂野饮 .....	2
过汨罗江 .....	3
出狱戏效杜樊川体 .....	4
有感 .....	5
四十初度 .....	6
拉车自嘲 .....	7
除夜 .....	8
嵌字戏赠尚丁 .....	9
和绀弩《董超薛霸》，步其韵不依其旨 .....	10
咏秦史 .....	11
咏《最后的晚餐》 .....	12
题《马恩通信集》 .....	13
和聂公自寿依原韵 .....	14

赓和聂公自寿新章	15
谢绀弩赠《三草》	16
步卢鸿基韵再酬绀弩	17
题吴敬梓故居	18
施耐庵故址留题	19
扬子瘦西湖口占	20
寿曾卓六十	21
六言怀冀汎除夕	22
赠画师	23
八三年元旦歇后打油	24
咏秦始皇兵马俑	25
重游新都	26
游峨嵋至清音阁折返	27
枇杷山看夜重庆	28
舟中忆刘知渐	29
步韵和王西野	30
镇江杂咏	31
淄博行吟	32
聂绀弩诔词	34
赠阳谷酒谢惠酒	35
即兴题苏渊雷父子书画展	36
谢绿原惠珍珠米粉	37
题汪曾祺画红梅	38
赠小友王君	39
戏题戴郭邦《宝玉与金陵十二钗图》	40
七十古稀今不稀三章	41
咏贾宝玉	42
髌骨折裂后贾植芳惠赠手杖	43
1989年岁朝开笔	44

董卓歌	45
和 S 诗人《有寄》	46
依韵答 L《偶成》	47
新寓有书斋	48
题西野兄山水长卷	50
赠黄伟经	51
寿曾卓七十	52
应昆明楠园征题	53
题山东赵执信纪念馆	54
文化名城江陵征题	55
辛未岁暮为老烈员外打油	56
川行竹枝词	57
三国人物两首	60
寿缪钺教授九旬大庆	61
聂绀弩九旬冥寿并跋	62
寿王西野八十	64
即席颂西野寿辰	65
贺单子恩摄《三国梦》风光片毕	66
六言嵌字为单子恩《神州一叶》风光片作	67
邵燕祥六旬打油调之	68
庐山杂咏	69
调诗人胡遐之	70
1986 年元日漫吟	71
祝玉垒诗社十周年	72
小诗庆香港回归	73
为柯文辉题《弘一法师传》	74
开八秩自寿两律	75
题易难《徐九经退休图》	77
题易难《捉放曹图》	78

题易难《游龙戏凤图》.....	80
题易难《情大于法图》.....	81
题易难《父女图》.....	82
题易难《盗御马图》.....	83
题易难《穆柯寨图》.....	84
题易难《钓饵图》.....	85
打油题方成画展.....	86
编者后记 周翼南 .....	87

# 西湖杂咏



30年代初，我十二三岁时，随我舅舅逛西湖，命作诗，信口占得。是为我现在能记得的第一首诗，当时作了四首，其余的都忘了。这首舅舅说“腻”字好。

统一楼打油诗钞

燕子盈盈掠水飞，  
游船亭午渐稀微。  
苏公堤上春光腻，  
柳絮多情惹我衣。

庚辰金秋，应楼外楼酒家邀赴笔会，重游西湖，距作此诗约70年矣。因在楼外楼留题云：“重来楼外楼，却忆少年游。风物今依旧，斯人已白头。”跋云：“七十年前曾邀大人登斯楼，岁月不居，感慨无极，口占。”以为留题时摄。

# 1941 年与芦甸在杜甫草堂野饮

一统楼打油诗钞

当年日机空袭，我每次都出走成都新西门郊野以避之，芦甸则等在他供职所在的青羊宫与我一同散步。他写他的新诗，我咏我的旧体打油。后来并成《成都杂咏》，有 10 多首，现只得这一绝。

郊外芙蓉带露斜，  
平原错落似山家。  
携将郫竹千年酒，  
来醉锦官十月花。

(千年酒是吹牛，十月花是真的，为了配对，不得不尔，此之谓“做诗”。)



# 过汨罗江

1943年，我去湘鄂边境战地采访，在湘西浪游了一番。先是，我从成都动身，打算到江南家乡，因战火阻道，滞留湘桂一带经年，确实很想家。

一统楼打油诗钞

烽烟欲蔽楚天高，  
春草江南入梦遥。  
行到潇湘肠断处，  
乡思无那诵离骚。



## 出狱戏效杜樊川体

一统横打油诗钞

1955年胡风案发，莫名其妙地株连及我，  
被胡里胡涂抓了进去。关了一年又五个月，又  
被胡里胡涂地放了出来。此为出狱后作。1957  
年反右运动时，又被当做怨诽的罪证，在斗争  
会上由主持人当众宣读此判。

浪迹江湖惯独行，  
也知才短此身轻。  
十年一觉文坛梦，  
赢得胡风分子名。

被组入“胡风集团”，沉沦20余年，始在  
胡风追悼会后与这个“组织”的成员相会。前  
左起：谢韬、路翎、徐放、贾植芳、孙钿、梅  
志、绿原、朱谷怀、罗飞、何满子；后左起：  
卢玉、朱夫人、任敏、杨友梅、耿庸、张禹、  
华田、欧阳庄、牛汉、鲁煤、化铁、曾卓、冀  
汎。集团集团，可笑可笑！时距作此诗已30年  
矣。

